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高 老 头
欧 也 妮 · 葛 朗 台



大众文艺出版社

高 老 头
欧也妮·葛朗台

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老头/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陈治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7-80094-714-9

I. 高… II. ①巴… ②陈…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033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30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伏盖公寓

有个夫家姓伏盖，娘家姓龚弗朗的老妇人，四十年来在巴黎开了一所兼包客饭的公寓，坐落于拉丁区与圣马尔索城关之间的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上。这所称为伏盖家的寄宿舍，男女老少，一律招留，并没有因为风化问题受过飞短流长的攻击，可是三十年间也未曾有姑娘们寄宿；而且只有家庭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才能使一个青年男子住到这儿来。话虽如此，1819年上，正当这幕悲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的确住着一个可怜的少女。虽然悲剧这个字眼被近来多愁善感，颂赞痛苦的文学用得那么滥，那么扭曲，以致无人再信；这儿可不得不用。并不是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戏剧意味；但我这部书完成之后，京城内外或许有人会掉几滴眼泪。离开巴黎是否还有人理解这件作品，确是疑问。书中有许多考证与本地风光，只有住在蒙马特尔高地和蒙鲁日高地之间的人才能够领会。这个著名的盆地，墙上的石灰总是在剥落，阴沟内全是漆黑的泥浆；到处是真苦难，空欢喜，而且那么忙

乱，不知要等到怎样重大的事故才能在那儿引起轰动。然而也有些东零西碎的痛苦，因为罪恶与德行混在一块而变得伟大庄严，使自私自利的人也要定一定神，冒出一点同情心；不过他们的感触也就是一刹那的事，像匆匆忙忙吞下的一颗美果。文明好比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一样，碰到一颗冷酷的心，停顿了一下，马上从它身上压过去，又浩浩荡荡的继续前进。读者大抵也是如此：细嫩的手捧了这本书，倒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想着：也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休息一下。读完了高老头隐秘痛苦的家史以后，你依旧胃口很好的享用晚餐，将你的无动于衷推给作者负责，说作者夸张，渲染过分。殊不知这悲剧既非杜撰，亦非小说。一切都是真人实事，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者心里发现剧中的要素。

公寓的屋子就是伏盖太太的产业，位于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下段，正好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地方。斜坡陡峭，马匹极难上下，所以挤在慈谷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映出一片黄黄的色调，将周围的气息改变了；穹窿阴沉严肃，使一切都平淡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地沟内没有污泥，也没有水，沿着墙根生满了杂草。一到那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路过这也会一样无端的不快活。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稀罕事；屋子死气沉沉的，墙垣带着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一带只看见公寓或者私塾，受难或者烦恼，临终的老人或是无法作乐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没有一个区域更丑恶，更没有人知道了。特别是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仿佛一个古铜框，跟眼下这个故事再合适没有。为求读者更形象的了解，尽量用灰黑的色彩和沉闷的描写也不会过分，正如游客参观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走下一级级石梯，日光逐渐

暗淡，向导的声音越来越空旷。这个比较的确贴切。请你说说，枯萎的心灵和暴露的骷髅，究竟哪一样看上去更可怕呢？

公寓侧面靠街，前面靠小花园，跟圣热内维埃弗新街成直角。公寓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小石子路，大约宽两公尺；前面有一条砂子铺的平行的小路，两旁种有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二色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上面挂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宿舍；下面还有一行字：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临街的栅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从栅门上张望，可以看到小路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像是本区画家的手笔。神龛内有一幅爱神像：浑身斑驳的釉彩，一般喜欢象征的鉴赏家就要认做是性病的标记，那是在邻近的街坊上就可医治的。神像座上模糊的铭文，令人想起雕像的年代，伏尔泰在1777年上回巴黎时大受欢迎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

无论你是谁，她总是你的师傅，
现在是，曾经是，或者将来是。

天快黑的时候，栅门上了板门。小园的宽度正好是屋子正面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长春藤把那座分界墙密实的遮盖了，在巴黎城中显得格外清幽，引人注目。四面墙上都钉着果树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成为伏盖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也是与房客谈天的资料。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个狭小的走道，走道尽处是一片菩提树。伏盖太太虽是龚弗朗出身，菩提树三字老是念不准音的，房客们如何用文法来纠正她也

没用。两条走廊之间，有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是剪成圆锥形的果树，四周又围着些莴苣，旱芹，酸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绿漆圆桌，四周放几个凳子。每逢大暑天，一般有钱喝咖啡的顾客，在热得可以孵化鸡子儿的天气跑这儿来品尝咖啡。

四层楼外加阁楼的屋子用粗沙石做材料，刷的那种黄颜色使巴黎所有的屋子目不忍睹。每层楼上开着五扇窗子，用的是小块玻璃；细木条子钉成的遮阳撑起来有高有低，参差不齐。屋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装着铁栅和铁丝网。正屋后面是一个二十尺宽的院子：猪啊，鸭啊，兔子啊，统统关在一块儿；院子尽头有个堆木柴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之间挂一口凉橱，下面流淌着洗碗池的脏水。靠圣热内维埃弗新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免得瘟疫而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打这扇门中扫到街上。

房屋的建造本是准备开公寓用的。底层第一间有两扇临街的窗子采光，通往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侧面直通到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是楼梯道，楼梯的踏级是用木板和彩色地砖拼凑而成的。放眼望去，客室的景象非常凄凉：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全是一条一条忽而暗淡忽而发光的纹缕。当中放一张黑地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着一套白磁小酒杯，金线早已剥落一大半，这种酒杯现在还到处都有。房地地板质量很差，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余的地方糊着上油的花纸，画着《忒勒玛科斯》主要的几幕，一些有名的人物都漆着彩色。两扇有铁丝网的窗子中间的壁上，画着卡吕普索款待尤利西斯的儿子的盛宴。四十年来这幅画总是年轻的房客说笑的引子，把他们因贫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以示自己的身份要比处境高出很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上面放

一座粗俗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部却很干净，可见除了重大日子，难得生火。

这间屋子有股逼人的味道，应称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种封闭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令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感觉潮腻腻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才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男女老少的房客特有的气味，与他们伤风的气味混合成的令人作呕的成分，倘能细心分析，也许这味道还能形容。话也说回来，这间客室虽然叫人恶心，同隔壁的饭厅相比较，你或许还觉得客室很体面，芬芳，就像太太们的上房呢。

饭厅全都装着护壁，漆的颜色已经无法辨认，只有一小块一小块油迹画出怪里怪气的形状。几口粘手的食器柜上摆着昏暗无光的有裂纹的水瓶，刻花的金属垫子上，好几堆图尔内窑的蓝边厚磁盆。屋角还有口小橱，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寄放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在这有的是无处销毁的家具，没处安置而扔在这儿。有一些令人倒胃的版面，配着黑漆镶金的框子；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灰尘跟油混杂在一起儿的挂灯；一张铺着漆布的长桌，油腻之厚，足够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刻划姓名；几张断腿折臂的椅子；几块可怜的小脚毯，草辫虽一致在散率而始终没有分离；还有些破烂的脚炉，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像炭一样的焦黑。这些家具的古远，龟裂，腐烂，晃动，虫蛀，残缺，衰败不堪，奄奄一息，如果详细描叙，势必长篇大套，惹得读者发烦，只怕性急的人不能原谅。红色的地砖，因为擦洗或上色的缘故，形成了高高低低的沟槽。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趣味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的，微缩的，千疮百孔的贫穷；即使还没涂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未曾显露破洞，还不至于褴褛，却快要崩

溃腐朽，变为垃圾了。

这间屋子最有趣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左右，伏盖太太非常宠爱的猫赶在主人之前，先出场，它跳到食器柜上，把好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嗅上一番，呼啊呼啊的做它的早课。不久寡妇出现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现出一圈假发，无精打采的趿着皱巴巴的软鞋。她的憔悴但多肉的脸上，中央鼓出一个鹦鹉嘴般的鼻子，浑圆的小手，像教堂的耗子，一般肥嘟嘟的身材，膨圆饱满而颠颠甸甸的乳房，一切都跟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调和。她吸着室内暖烘烘的臭味，并不觉得难受。她的容貌像秋季初霜一样新鲜，眼睛周围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的堆满笑容，一变而成债主那样的立起眉毛，板起面孔。总之看她整体的效果就足以看清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监狱缺不了牢头禁卒，于你想象中决不能有此而无彼。这个妇人的没有血色的肥胖，便是这种生活的结果，好像传染病是医院气息的产物。罩裙底下露出毛线编就的衬裙，罩裙则是用旧衣衫改的，棉絮从开裂的布缝中钻出来；这些衣衫就是客厅，饭厅，和小园的缩影，同时也暴露了厨房的内容与房客的用品。她一出场，舞台面就齐全了。五十岁左右的伏盖太太跟一切饱经风霜的女人一样。毫无神采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像一个会装做恼怒，以便横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也居心不良，不择手段的讨便宜：倘若世界上奸细或犹太可当，她是决要试一试的。房客们却认为她骨子里是个好人，他们听见她跟他们一样咳嗽，哼哼，便以为她真穷。伏盖先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她从不提一字。他如何丢了家私的呢？她回答说：是遭了厄运。他对她很不好，只留给她一双眼睛好落眼泪，她因此不必同情别人的灾祸，因为她说，她什么苦难都受尽了。

一听见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胖子厨娘西尔维就赶忙打点房客们的中饭。一般寄饭客人通常只包每月三十法郎的一顿晚饭。

这个故事开始的阶段，寄宿的房客总共有七位。二层楼上是全楼设备最好的两套房间，伏盖太太住较小的一套，另外一套住着库蒂尔太太，她过世的丈夫曾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军需官。和她同住的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少女，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她把库蒂尔太太当做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每年是一千八百法郎。三层楼上也有两套房间，分别住着一个姓波阿雷的老人，和一个年纪四十岁上下，戴假头发，鬓角染黑的男子，自称为退休的商人，叫做伏脱冷先生。四层楼上有四个房间：老姑娘米旭诺小姐住了一间；从前做粗细面条和淀粉买卖，大家唤他高老头的，住了另外一间；其余两间预备租给过路客人，像高老头和米旭诺小姐一样的只能付四十五法郎一月膳宿费的穷学生；可是伏盖太太只要有一点办法，也不招留这种人，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那时，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位从昂古莱姆乡下来到巴黎来读法律的大学生，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他的老家人口众多，家人省吃俭用，才省出他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生活费。他是那种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从小就懂得父母的期望，自己在那里打点美妙的前程，考虑学业的影响，把所学迎合社会未来的需要，以便捷足先登，捞取社会。倘没有他的细微的观察，没有他在巴黎交际场中无孔不入的本领，我们这故事就要缺乏真实的色彩；毫无疑问，这点真实性完全要归功于他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种欲望，想刺探一桩悲剧的秘密；而这悲剧是制造的人和遭受的人一致讳莫如深的。

四层楼的顶上有一间晾衣服的阁楼，还有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的两间卧房。

除了上面谈到的七个寄宿的房客，伏盖太太旺季淡季总会有八个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和两三个住在附近的熟客，包一顿晚饭。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的饭厅，晚餐时会坐满十八个人；中饭只有七个房客，团团围坐一桌的情景颇有家庭气。每个房客趿着软鞋下楼，对包饭客人的衣着神态，隔夜的故事，毫无顾忌的谈论一番。这七位房客好似伏盖太太宠爱的孩子，她依照膳宿费的数目，对每位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尺度，像天文家一样分毫不差。这批萍水相逢的人心里都有同样的打算。三层楼的两位房客每月只付七十二法郎。如此便宜的价钱（惟有库蒂尔太太的房饭钱是例外），只有在圣马塞尔区，在妇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中间的那个地段找到。这一点，证明这些房客全受着世俗给贫穷带来的压迫，因此这座屋子内部的悲惨景象，在住户们破烂的衣着上暴露出来。男人们穿着辨不出颜色的大褂，似高等住宅区扔在垃圾筒里的靴子，快要磨破的衬衫，有名无实的衣服。女人们穿着灰淡陈旧，染过却又褪色的服装；戴着缝补过的旧花边，用得黑又亮的手套，暗黄色的领围，经纬尽率的围巾。衣著虽是这样，人却个个生得很虎实，抵抗得住人世的风波；冷冷的狠巴巴的脸，好像因旧而不再流通的银币一样模糊；干瘪的嘴唇配着一副尖利的牙齿。你看到他们会体会得到那些已经演过的和正在上演的戏剧——并非在脚灯和布景前面上演的，而是一些活生生的，或是无声无息的，把人的心搅得发热的，连续不断的戏剧。

老姑娘米旭诺，疲倦的眼睛上面戴着一个油腻腻的绿绸眼罩，罩在脑袋上的铜丝连怜悯之神也要为之吃惊。瘦弱的身体只剩一把骨头，子稀稀落落像柳梢一般的披肩，仿佛

披在一副枯骨上面。想当初她一定也俊俏过，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的呢？因为荒唐胡闹吗？有什么伤心事吗？过分的贪心吗？是不是过分谈爱情了？有没有做过花粉生意？还是单单是个娼妓？她是否因为年轻的时候荒唐无度，而遭受到老年时路人侧目的报应呢？无神的眼睛叫人发冷，干瘪的脸孔带着凶相。尖利的声音好似丛林中冬天将至时的蝉鸣。她自称看管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被儿女们当做累赘而丢在一边。老人赠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为此他的继承人常常跟她争执，说她坏话。虽然她的容貌被情欲摧残得很厉害，肌肤之间却还有些白皙与细腻的痕迹，足见她身上还保留一点儿残余的美。

波阿雷先生就像是架机器。他在植物园的小道上走像一个灰色的影子在移动；戴着软绵绵的旧鸭舌帽，无精打采的抓着一根手杖，像牙球柄已经发黄了；褪色的大褂遮不住空荡荡的扎脚裤，就见衣摆在那里晃来晃去；套着蓝袜子，两腿像喝醉了酒摇摇晃晃的；上身露出腌臢的白背心，枯草似的粗纱颈围，跟绕在瘦弱的脖子上别扭的领带乱糟糟的缠在一起。看他那副尊容，大家都心里寻思，这个幽灵是否与意大利大街上闲逛的哥儿们一样属于泼辣放肆的白种民族？什么劳作使他这样干瘪缩小的？又是什么情欲把他满是小球刺儿的脸变成了黑沉沉的猪肝色？这张脸就像漫画，简直不像是真的。他当过什么差呢？说不定做过司法部的职员，经手过刽子手们送来的帐单，——执行逆伦犯所用的蒙面黑纱，刑台下铺的糠，刑架上挂铡刀的绳子等等的帐单。也许也做过屠宰场收款员，或卫生处副稽查之类。总之，这家伙好比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头驴子，做了傀儡而始终不知道牵线的人是谁，也仿佛是多少公众的灾殃或丑事的轴心；总之，他是总也少不了的那种人。这些被精神的或肉体的痛苦折磨得色

如死灰的脸相，巴黎的漂亮人物是不知道的。巴黎真像一片海洋，丢下探海锤也无法测量这海洋的深度。不论花多少心思到里面去搜寻去描写，不管海洋的探险家如何庞大如何热心，都会找到一片处女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朵鲜花，几颗明珠，一些妖魔鬼怪，一些闻所未闻的怪事，文学家也想不到的事。伏盖公寓便是这些奇怪的魔窟之一。

其中有两张脸跟多数房客和包饭的主顾成为鲜明的对比。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虽然皮色苍白，有点儿病态，像有干血癆的病似的姑娘；虽然经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寒酸和娇弱的外表，使她离不了这幅画面的基本色调——痛苦；可是她的脸究竟不是老年人的脸，动作和声音毕竟是轻灵活泼的。这个不幸的人仿佛一株新近移植的灌木，只因为水土不适而叶子枯黄了。黄里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过分纤瘦的腰身，颇有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发现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表现她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朴素而实惠的装束勾勒出年轻人的身材。她的好看是由于五官四肢配搭得巧。如果心情快乐，她可能会很动人；女人因为幸福才有诗意，正如穿扮整齐才显得漂亮。要是舞会上的欢情能把这张苍白的脸染上一些粉红的色调，要是考究的生活能使那已经微微低陷的面颊重新丰满而泛起红晕，要是爱情能使这双忧郁的眼睛恢复光泽，维克托莉就能跟最美的姑娘们见个高低。她只缺乏叫女人返老还童的东西：衣衫和情书。她的故事足能写一本书。她的父亲自认为有不认亲生女儿的理由，不让她呆在身边，只给六百法郎一年，又改变他财产的性质，以便全部能传给儿子。维克托莉的母亲在痛苦绝望之时死在远亲库蒂尔太太家里；库蒂尔太太便把孤儿当做亲女一般抚养长大。共和政府军需官的寡妇不幸除了丈夫的预赠年金和公家的抚恤金以外一无所有，不知何时就会丢

下这个既无经验又无资财的少女，听任社会摆布。善良的太太每星期都带维克托莉去望弥撒，每半个月去忏悔一次，让她将来能做一个虔诚的姑娘。这办法确实不错。有了宗教的热情，这个可怜女将来也能有一条生路。她真诚的爱着她的父亲，每年回家去转达母亲临终时对父亲的宽恕；可每年父亲总是闭门不纳。能其间斡旋的只有她的哥哥，而哥哥四年之中也没有来探望过她一次，也没有帮助过她什么。她祈求上帝使父亲回心转意，使哥哥软心，毫无怨言的为他们祈福。库蒂尔太太和伏盖太太只怨字典上咒骂的字眼太少，不能够形容这种野蛮的行为。她们咒骂混账的百万富翁的时候，总听到维克托莉说些温柔体谅的话，好似受伤的野鸽，痛苦的叫喊仍然吐露着爱。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是典型的南方型的脸：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风度，举止，姿势，都显出他是大家子弟，幼年的教育只允许他有高雅的习惯。虽然衣着朴素，平日尽穿隔年的旧衣服，有时也能打扮得风度翩翩的上街。平时他只穿一件旧大褂，粗背心；旧黑领带扣得很紧脚像一般大学生一样；裤子也跟上装差不多，靴子已经换过底皮了。

在两个青年人和其余的房客之间，那四十岁上下，鬓角染色的伏脱冷，正好是个中间人物。人家一见他那种人都会叫一声好家伙！他肩头很宽，胸部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打皱的脸跟年龄不相称似乎是饱经风霜而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柔和亲热的态度，又不似冷酷的人。他低中音嗓子，跟他平日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恰恰配合，绝对不令人讨厌。他十分殷勤，脸上老堆着笑。什么锁坏了，他就会立刻拆下来，粗枝大叶的修理，上油，锉一阵磨一阵，装配起来，说：“这一套我全懂的。”确实他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

国，买卖，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监狱。要是有人过于申冤诉苦，他立刻凑上来帮忙。有好几次他借钱给伏盖太太和一些房客；但受惠的人至死也不敢赖他的债，因为他表面随和，但骨子里自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神态叫人害怕。看那唾口水的架式，就可知道他为人处事的态度：要解决什么尴尬局面的话，一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像严厉的法官一样，他的眼睛似乎能穿透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计，所有的感情。他的生活习惯是中饭后出门，回来用晚饭，整个黄昏都在外边，到半夜前后才回来，用伏盖太太给他的百宝钥匙开大门。使用百宝钥匙这种优待只有他一个人能享受。他待寡妇也再好没有了，叫她妈妈，搂着她的腰，——可惜这种奉承对方不能深刻体会。老妈妈还以为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殊不知只有伏脱冷一个人才有那么长的胳膊，能围得着她粗大的腰身。他另外一个特点是饭后喝一杯葛洛丽亚，每个月很阔绰的花掉十五法郎。那般青年人固然卷入巴黎生活的漩涡内视而不见，那般老年人固然对一切事物漠不关心，但即使有些见地的人，也不会觉得伏脱冷形迹可疑。外人的事，他都能猜道或者知道；他的心思或营生，却无人看得透。虽然他把热情的态度，快乐的性情，当做墙壁一般挡在他跟旁人之间，但他时不时流露出的性格颇有些可怕的痕迹。往往他发一阵类似讽刺诗人般尖锐的牢骚，专爱讥讽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攻击它的矛盾，似乎他和社会有这不解之仇恨，心底里密不透风的藏着什么秘密事儿。

泰伊番小姐暗中审视的目光和私下起的念头，离不开这个中年人和那个大学生。一个是精力旺盛，一个是生得俊美，她无意中受到他们吸引。可是那两位却没一个想到她，虽说世道难测，她有可能一变而为陪嫁富裕的对象。并且，那些人也不想推敲旁人自称的苦难是真是伪。除了毫不关心

之外，他们还因为彼此境况不同而提防人家。他们知道没有能力减轻旁人的痛苦，而且平时叹苦叹得太多了，互相劝慰的话也早已说完。像老夫妻一样的无话可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只像机械的生活，等于没有上油的齿轮在那里互相推动。他们可以在路上遇到一个瞎子而头也不回的经过，也可以毫无表情的听人家讲一段苦难，甚至把死亡看做一个悲惨局面的完结；饱经忧患的结果，使大家对最惨痛的苦难都冷了心。这些伤心人中最幸福的还算伏盖太太，高高在上的拥有这所私人救济院。惟有伏盖太太觉得这个小园是一座避风遮雨的树林；事实上，静寂和寒冷，干燥和潮湿，使园子像大草原一样广漠无垠。惟独她，这所黄黄的，阴沉沉的，到处是帐台的铜锈味的屋子，才充满愉快。这些牢房是属于她的。她喂养那批终身苦役的囚犯，他们尊重她的权威。以她所定的价格，使这些可怜虫在巴黎还能找到充足而卫生的饭食，以及既使不能安排得典雅舒适、至少可以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即使她做出极不公道的事来，人家也只能忍受，不敢叫屈。

这样一个集团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整个社会的分子在这里不过是具体而微缩罢了。像学校和其他交际场所一样，饭桌上十八个客人中间总有一个专受捉弄的可怜虫，老给人家当打哈哈的出气筒。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住到第二年开头，发觉在这个还需住上两年的环境中，最瞩目的便是那个出气筒，以前做面条生意的高里奥老头。要是让画家来处理这个对象，一定会把画面上的光线集中在他头上。轻蔑，轻视的虐待，为什么要加在这个最老的房客身上呢？难道他有什么可笑的或是稀奇古怪的地方，比恶习更不容易谅解吗？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上许多暴行。也许人的本性就喜欢让那些因为谦卑，因为懦弱，或因为满不在乎而忍受一切的

人，忍受一切。我们不是都喜欢把什么人或物做牺牲品，来证明我们的力量吗？连最幼弱的生物，儿童，会在大冷天按人家的门铃，或者提着脚尖在簇新的建筑物上涂写自己的名字。

六十九岁的高老头，在 1813 年结束了买卖，住到伏盖太太这儿来。他先住库蒂尔太太的那套房间里，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膳宿费，那气派仿佛多花几个少花几个路易都无大所谓。伏盖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费，把那三间屋子粉刷一新，添置一些起码家具，例如黄布窗帘，羊毛绒面的安乐椅，几张胶画，以及连乡村酒店都不愿要的糊壁纸。高老头那时还被尊称为高里奥先生，房东是看上他那种毫不吝惜的阔气，以为他是个不知世理的冤大头。高里奥搬来的时候箱笼充实，内外服装，被褥行头，都很考究，显示这位老商人会很享福。十八件二号荷兰细布衬衫，令伏盖太太叹赏不止，面条商还要在纱颈围上扣着两支大金刚钻别针，中间别着一条小链子，愈加显示出衬衣料子的光洁。他平日里穿一套宝蓝衣服，每天更换一件雪白的细格布背心，下面鼓起的那个滚圆的大肚子在那儿翕动，把一条挂有各色坠子的粗金链子，震动得一蹦一跳。鼻烟匣也是金的，里面有一个满装头发的小圆匣子，预示他还有风流艳事呢。听到房东太太说他风流，他嘴角立刻浮起笑容，好似一个小财主听见旁人赞赏他的爱物。他的柜子装满许多家用的银器。伏盖寡妇过分殷勤的帮他整理东西时，不由得双眼发亮，有勺子，羹匙，食器，油瓶，汤碗，盘子，镀金的早餐用具，以及美丑不一，有相当分量，他舍不得放手的东西。这些礼物使他想起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他抓起一个盘，跟一个盖上有两只小鸽亲嘴的小钵，对伏盖太太说：

“这是内人在我们结婚的第一年送我的。好心的女人为